

# 朗诵、戏剧与我

冯禄德

如果有志投身于戏剧表演工作，我们应如何装备自己呢？相貌是天生的，不宜改变。身高得自遗传，在发育尚未停止之前，后天的帮助或许尚有些施为，但切莫寄望太高。唯有接受一些关于戏剧修养与表演技巧的训练，我们还可以努力，提升自己的发展条件；例如：

应如何分析整体演出的主题？个人表演的设计应如何配合整体演出？

角色在舞台上以至舞台外的性格如何？他是怎样成长的？他的性格与际遇会如何影响他表达感情的方式？

应如何扩展自己的精神领域与思想空间，以致可以随时随地迅速投入想像或联想之中？

应如何高声念白而令人不觉吵耳反觉动听？应如何运用即使天生不太美妙的声线？应如何把感情灌注在声音之中而不会予人以造作之感？应如何吐字清晰并能特别着重关键词词？应如何适当安排说话的抑扬、急缓乃至停顿？应如何快速而有效地抓紧观众的注意力？应如何加强自己的记忆以致对台词不易遗忘？

上述训练虽随口道来，但进行起来并不简单。最现实的理由是，学校或剧社可不是经常有演出或举办全面的训练课程啊！

根据我的经验，最适合进行上述训练的首推朗诵，尤其节奏感较强的古典诗词朗诵。朗诵是一门表演规模极小但发挥空间极阔的艺术。它与戏剧的关系，就好像散曲与杂剧，前者既可以独立而自成一体，也可以作为后者的构成部份。

我是一个业余演员，表演生涯说长不算太长，但也超逾三十五年了。除了小学和初中阶段的演讲、辩论比赛之外，我生命中的第一项表演是高中一那年的个人朗诵。我母校极重音乐教育，每逢周五早会，校内各班轮番主持小型音乐会，通常表演三个项目，不是钢琴、小提琴、木笛等乐器演奏，就是个人或小组歌唱。那年，我身为班长，负起策划本班早会演出之责。我们除了邀请到两位女同学合奏钢琴和选出四位同学表演混声四重唱之外，根本再想不出其他的表演项目。最后，只好媒人自己上花轿了。同学说我声大，记性好，可以公开念诗——朗诵；我只需走到台前，面对全校，清清楚楚完完整整地把诗念完，就功德圆满。况且曾有高年班同学在早会表演过朗诵，得到老师接纳为表演项目，视为「没有音符的音乐」。结果，我班第三项的演出就是敲定由我表演「念诗」了。

我记不起那是由于老师指引、自己决定还是国文课程有选，我当年表演的是苏轼的《水调歌头》和岳飞的《满江红》这两阙词。我不甘心平平淡淡的，只是「清楚」「完整」地念一遍就算。我自小跟随祖母和父亲观赏粤剧，新马、芳艳芬、任白的表演看过不少，十分陶醉于他们美妙的声线和真挚细腻的感情演绎。我决心模仿他们的表演，不过只是念白，不是唱曲。为了背诵原词，我先要求解，到图书馆去搜集资料，到书局去「打书钉」是不可少的。我不只要通透了解词的原意，我还要深入探索作者的寄托，以及他们的生平际遇。当然，当年我只是个高中一学生（相等于现时的中四），纵有名师指点，领悟究竟有限。出乎意料地，我的表演竟然算是「成功」的，甚至可以说，这次表演开展了我以后的演出生涯，决定了我跟着要走的生活道路。

坦白说，那次表演，我根本没有事先在表达技巧方面作过甚么精心的设计。我只确定了每个字的正确读音，较长的句子应在哪里停顿，哪句开始适宜快些慢些或高声低声一点。我所恃的只是熟记作者所拟表达的感情。表演时，我先念《水调歌头》；当念至「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我脑海隐约出现粤剧「梁祝恨史」里烟雾弥漫的天上宫阙；当念至「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想起了不久前在三个月内相继辞世的祖母和祖父。有了第一首的热身，念第二首的《满江红》时，更容易情动于中；念至「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眼前所见，竟是一个个头戴皇军军帽的倭寇。我联想到当时老师正在讲授的抗战史，气也喘了，声也颤了，嗓子扯得很高，不由自主地念得很急，声音甚至有点变，却颇有逼真传神的效果。念完之后，台下掌声雷动不息，有人甚至高叫「安歌」，老师走入后台，叫我出去多念一首，但我全无准备，当时脑海也确实只记得那两首词，焉能多念？只好出去再三鞠躬谢幕作罢。那次表演的经验，给我的启发是：应当事先精心设计表演的步骤与程序，以适当配合内在培养酝酿的情感。

直至高中毕业之前，三年里头，我曾作多次朗诵表演，也曾代表学校参加那时依附于校际音乐节举行的朗诵比赛。每次朗诵，我都做足搜集资料、分析作品的功夫，而表演的设计就更加精细了。我不单只注重声情的表达，还开始讲究眼神的运用，面部表情、手势与姿态的配合。我试过朗诵杜甫的《兵车行》，揣摩诗圣悲天悯人、爱国爱民的胸襟，用声音描绘漫天尘埃的咸阳桥头子弟兵开上前线的画面；我也试过朗诵《木兰辞》，用声音细述花木兰这位女中丈夫代父从军的勇敢气概，在黄河边、黑山头思念爹娘的幽幽情怀。还记有一次朗诵白居易的《琵琶行》，我们选用了一些由琵琶奏出的音乐做衬底，而舞台天幕出现不同颜色的灯光变化，以配合江州司马在浔阳江头与长安倡女的对话。每一次朗诵，我都警惕自己，尽管所念的是不知多少人读过念过的文学名作，但如今在我口中念出，应视为这世上的首次。我要代入作者，因情动于中而首次念出这篇名作；而听众当然也是首次接触这篇作品。唯有这样警惕自己，为朗诵而造情的感觉可以稍减，为情动而朗诵的感觉才可强烈。尽管如此，高中一那次由内在情感带动而外在表演技巧不自觉相随的浑然一体、纯朴自然之感，以后却不易再得。

高中二那年，我参加校际朗诵节的比赛项目，除了诗词、散文独诵和集诵之外，还初次参与故事重述和台词独白比赛。后者念的是曹禺《北京人》第二幕姑老爷江泰借点酒意对岳丈破口大骂的一段长台词。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属于戏剧性质的演出，也是初次由朗诵过渡到戏剧的表演。由于这些项目比较冷门，参加的人不多，我侥幸获奖，也因此认识评判姚克教授。姚教授见我对戏剧兴致勃勃，特准我到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参观他排演《威尼斯商人》，让我大开眼界，自此我与戏剧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后，我考入中文大学中文系，再遇姚教授，加入剧社，参加大专戏剧节与大学的周年演出等等，已属后话。

一年一度的校际朗诵比赛，至今仍有举行，我也曾担任过几年评判。主办当局最爱每年对外公布：比赛项目与参加人数又达至多少，破了往年的甚么纪录。能够那么多年持续举办相同性质的比赛，而每年都有不少人参加，的确值得恭贺和赞扬。这除了当局的努力之外，还须赖传媒的报导与学校的支持，当中，老师的心血是最值得珍惜和重视的。然而，若就朗诵艺术本身而言，这么多年来是否有所进展或突破呢？学校之内，除了比赛进行训练之外，为配合语文、文学科的教学或戏剧的排演，是否也有类似的活动？根据我担任评判的印象，时下的朗诵，不论是高中还是初小的同学，除了常有的懒音之外，多是扯高嗓子，提高腔调，比唱粤曲还更夸张，但对作品的主题与作者的感情却嫌揣摩不足。难怪有位戏剧大师曾开玩笑说：「听到朗诵，我就怕怕，好像身上每条汗毛都宣告独立呢！」戏剧界的大行家对朗诵尚且有此微言，表演或练习朗诵可得小心走火入魔啊！

三十多载光阴匆匆回顾，愧无建树，尚幸活得充实，活得自信。若说这全归功于朗诵，似嫌夸张，但说由它开展我自问多姿多采的人生却不算太过。青少年若能因朗诵而多读诗词，多读文学作品，仔细咀嚼，用心分析，既可吸收前人的处世修养，又可提升个人的语文能力，更可提高社交谈吐的信心。如此看来，朗诵与德育、辅导、语文等科目都有密切的关系，实在值得向各位老师和同学大力推荐！

冯禄德：香港中文大学文学士、教育硕士；曾任教中学，为资深之戏剧活跃分子，并多次获奖。现职香港考试局科目主任。